

沈从文全集

沈从文全集

第四卷 ● 小说

SHEN CONG WEN QUAN JI

《边城》日记

《长河》须知

《沈从文》及其他

旅店及其他

采薇

一个天才的通信

北京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沈从文全集. 1~17卷/沈从文著. —太原:北岳文艺出版社,
2002.12

ISBN 7-5378-2463-0

I. 沈… II. 沈… III. ①沈从文(1902~1988) - 全集②文
学 - 作品综合集 - 中国 - 现代 IV. C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9777 号

责任编辑: 谢中一

陈 洋

美术编辑: 任丽凤

印装监制: 李建华

沈从文全集(1—17 卷)

沈从文 著

※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)
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: 890×1240 1/32 印张: 244 字数: 5400 千字
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印数: 1—3 000 套

※

ISBN 7-5378-2463-0

I·2352 定价: 560.00 元

本书所收沈从文作品, 北岳文艺出版社享有专有版权。
未经许可, 不得将其全部或部分作品转载、改编或以其他任何形
式编辑出版。

《沈从文全集》编辑委员会

顾问：汪曾祺 王 予

主 编：张兆和

编辑委员：（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）

凌 宇 刘一友

沈虎雏 王继志

王亚蓉 向成国

谢中一 张兆和

特约编辑：刘一友 向成国
张永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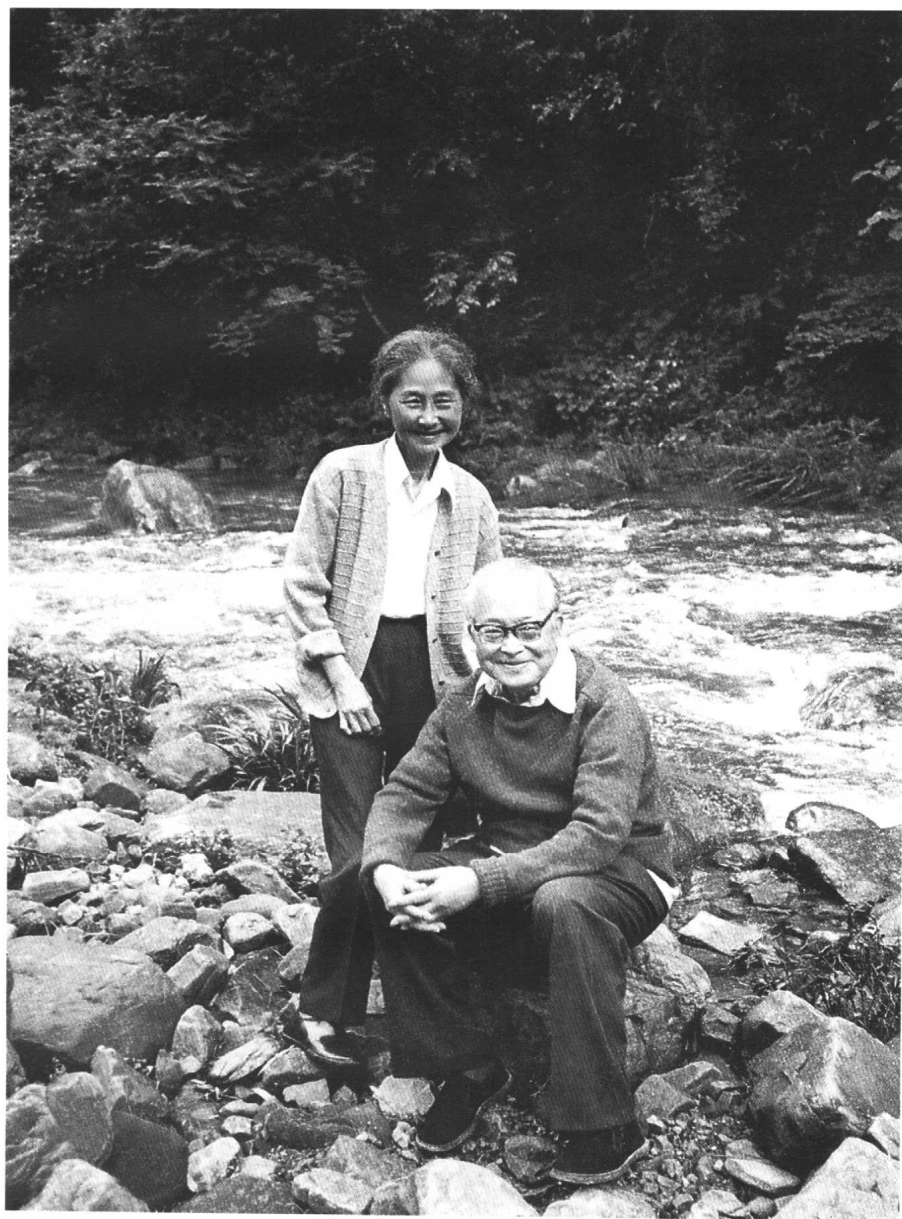


全神贯注工作

王亚蓉 摄



沈从文与张兆和 1935 年夏在苏州



1982 年在张家界金鞭溪

一九五〇年所绘



手玩

洋竟

目 录

沈从文全集

S H E N G O N G W E N O U A N J I

☐ 呆官日记	1
呆官日记	3
☐ 男子须知	89
男子须知	91
除夕	119
☐ 十四夜间及其他	129
或人的家庭	131
刽子手	138
十四夜间	147
支吾	156

□ 旅店及其他	171
旅店	173
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	182
记一大学生	193
元宵	213
□ 采蕨	251
采蕨	253
一只船	264
逃的前一天	275
一个女人	293
一个体面的军人	307
□ 一个天才的通信	323
编者序	325
一个天才的通信	326

呆官日记

— DAIGUAN RILI —

《呆官日记》为中篇小说单行本，1929年1月由上海远东图书公司初版。为“二百零四号丛书之六”。现据远东图书公司初版编入。

呆官日记

三月初八日——星期六

听人说，记下了日记，将来有许多用处，仿佛还可以卖钱，我定下志愿，从此以后要每天写日记了。我们主人，（应当说朋友啊，他曾叫过我为老弟，平时也喊我的号，很亲热，这的确是一位好朋友！）成天也写日记的，不过日里所作的他不写上，——照我所知的譬如打牌，吵架，生气时用手杖打书记之类，他不写在日记上。——写上的却满是不可信的话。大约因为他是国家大员，又是有学问的人，所以在做文章吧。写日记若认真，照直写，像我不过一匹狗，说狗话，自己看来也不顺眼，这也是事实。然而我当天赌咒，我要“忠实”自己的。一个狗当然不好说谎忠实于某人或某党，骗钱骗饭，但我还有我自己。有些人似乎是因为不要自己，所以本来好好的一个人，却作成某某“走狗”的。我写到此我想笑了，既然人都可以称为狗，我为什么不可称为人呢？假使我那朋友让我穿上体面的衣服，排排场场的到社会上同绅士们应酬，

我当然也是绅士！

我并不否认在社会上充绅士是坏的。单是享乐，就是我一匹狗，也有充绅士的必须了。

三月初九日——星期日

我说过，我的日记要按日写，我就按日写。

今天晴，天气暖，温度好，真是好春天。

（我心上好快活呀！）哈哈，这简直是新诗了，我应当涂掉，另外说，我心上快活得很，仿佛吃了仙丹妙药。若是我那主人——嘻，我又说主人。我那朋友，若是如此神清气爽，他又必定说是念完《法华经》的结果了，其实我是并不念《法华经》，也不念别的什么经，总之不念不背不读诵，仍然如此舒畅的。

我随我朋友到公园去，玩了一阵，坐了一阵，看了一阵，（我可不喝茶，我试过，味道苦，像药，要不得。）我见到许多绅士。绅士们，见了面，亲热的握手，和气的点头，快乐的谈话，气概从容不迫，真是可以羡慕的。我若将来也成了绅士，我就也成天去公园。不过茶我决对不喝，我不同人点头握手，我玩我的。公园无肮脏人在场，空气很好，合卫生，大致是真的。

假使真有这一日，不知人家称呼我是狗，还是人！？我不懂这规矩。我想这总有规矩的。中国卖烟有禁烟条例，卖人口有行市，我们的事也总不缺少规矩的吧。

我想到未来的那一日我就忍不住笑了。



三月初十日——星期一

哈哈,我的气运!你们不相识的,为我贺喜吧。我不单穿了体面衣服,从此是上等人,而且我是国家的官吏了。我说过我不作官的话,是的,我不否认,如我不否认我是无政府主义者一样,我曾经同朋友谈过。但是,我如今才知道作官后仍然可以保持我个人的信仰。只要不放在口上,(放在口上的当然是做官的工具,)我这官作来并不算与我信仰相违的。

我是拿五级薪的二等科员,在我头上的上司是科长厅长,在我脚下僚属是书记司书生之类。我也如其他科员一样,应当办公事。以后我当然很忙了。我以后必定按照衙门规矩起床上衙门,当然不能像先前浪漫了。我担心的是我对于许多事都不懂,我到衙门会闹出一打笑话。还有那地方,似乎还有女的同事,我真不惯。女人一定怕我咬她害她,不欢喜我。因为样子丑,他们都看得我很远,不与我交言,也总有之。唉,我想起这些来就有点心烦。

但我今天应当是很快活的。

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就做了官。或者是我为他们主义尽过力?我攻击过“军阀?”(我看到过两个军阀,主人告我指点我看的。)我咬过到衙门来请愿的群众?我实在不明白。不过我想作官大概也用不着许多理由吧。如今革命成了功,建设处处要人材,各部各局设了数不清的机关,未必每一个机关中的每一个职员都是有拿薪水的理由的吧,我何必在此事上疑是误会,把心不安。我以后照到别的同事一样,安安分分作下去,看事行事,保可不生问题。

上面的思想是起床以前在床上想的。到起来以后，我走到朋友那里去，问朋友，朋友笑。

他说：“这不知道么？完全是我帮你设的法！”

“是真的吗？”因为朋友平时同人说假话似乎比说真话多。

“难道对你我也说假话？”朋友见我疑心不决，有点生气的样子。

我连忙说我猜是猜想到了，故意来问问的。朋友就打哈哈笑，说照我这样聪明，不应当不明白这事的。我真不知应如何感激他。我许下了一个愿心，等待再有年青人捣乱说我朋友是腐化分子时，愿意印刷一千张传单说我朋友是好人，为他证明。我赌咒要作到这事。

朋友要我放心进衙门去办公，不必害羞，事情作不作不要理，坐到办公厅自己桌上，玩几点钟，我点头。

我就上衙门，我的新衣，我的仪表，我相信在同事中曾起了惊讶。他们对我非常客气，连科长也是一样，像老朋友又像老亲家。毫无拘束的谈笑，以及毫无拘束的玩，我感到作官的方便。我笑我自己不曾上衙门以前的胆怯，这真可笑。我知道，他们是因为知道我是一个要人的朋友，所以特别想同我要好的；那种要好情形，简直是一见面就得拜把子呼哥唤弟。我看看这些年青的同志，（他们喊我是都喊同志的），我觉得心上轻松。一个两个脸嫩嫩的头发溜光，全是眉清目秀齿白唇红，我很欢喜这些同志。这些同志衣服全穿得很入时，打扮得体面标致，如像赴宴一样，我自顾不免多少有点惭愧。虽然我的衣服是新的，材料也好，式样也好，不过我的脸，那么毛胡胡的，简直像不曾刮过一样，真不行。我应当买一把保险刀的，我不能在此事上吝啬，省得人笑话！

三月十一日——星期二

梦到一个地方全是人。似乎开大会模样，有主席台，有纠察队，有大的白布写的黑口号，有散传单的人。我满想挤进去看看是些什么人演说，挤了半天还只到中间。我眼睛平时并不算坏，耳朵也被人夸奖过，这时却看不清这主席是谁，也听不到他说什么。我还用了我的嗅觉，（因为我自己相信得过，若是主席是老头子我嗅得出。）也失败了。问左右的人，他们也摇头。但我从地下捡得一张传单了，看传单知道了是为反对日本出兵的事而起的。一些提案，仿佛由主席念出，就无条件通过了。凡是规矩照例一到了通过一个案子，在下面的一群全应喊“政府万岁”“主义万岁”，所以我也叫了两声。到后来，大家游行，高声喊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时，有些人喊顺了口，把“日本”喊成“英国”，于是这人就被指挥批颊，说这样不小心，随意乱喊，还成党员吗？那被打的人默默不再作声，这人的服从，使我佩服。

不过我心中就有点奇怪。我还不曾听过英帝国主义打倒的消息。也许我这不大会欢喜看报纸的狗，浅见寡闻，所以不知道这么一回事了。我就设法咬一个人的衣，问他道：

“先生，同志，我们口号为什么不同先前了呢？”

那人摇头不懂。我再说：

“同志，我问的是为什么只有日帝国主义该打倒，其他却不过问？”

“英国同我们政府要好了，你不知道么？”

我惭愧了，因为这同志的一说。我连这样一件最近的事